



1	4
1555	
173	

173



173
1929

松
牕
百
說

十
二

末

門 14
號 1555
卷 173

松窗百說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松窗百說

東嘉具李季可撰

鄭昭公

鄭忽不昏于齊曰齊大非吾耦也詩人以有女同車刺之君子以謂善自爲謀而不及其國後魯威取之卒陷彭生之禍莊公獲不能防閑之名汚辱兩世取大國之助乃如此邪昭公方見齊恃大無道受其制則無所不至矣其不昏何有不可哉雋不疑辭霍光之女似之其後失國不能與賢人圖事而已豈謂此哉

松窗百說

一知不足齋叢書

耳餘

張耳陳餘之事古今羞之然曲不在誅而在耳方其被圍趙子敖在外而不能死乃復責餘及餘以兵印遜而耳不受此有復合之理或說以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耳遂見利忘義攬印麾軍而去卒南面享國數世此亦徼幸之雄者而餘不保首領哀哉使後世之人處義利之間無所忌憚至君臣父子不相顧者豈非斷以天與時至之心邪耳小人明矣微時稱員是能謹細行而善爲大盜歟其賓客廝役俊豪亦可

恥矣

蕭曹

蕭曹爲沛吏時相得及爭功有隙何且死薦參代已參亦知其心乃趣治裝由此觀之何豈庸人偶然操智術徼幸以成名者凡人於已有小嫌則憎嫉之未嘗顧世之利害何如也何獨能釋其私而存至公遂相繼清靜以安天下豈淺丈夫者可跂望哉然嘗思伊尹呂望方耕莘釣渭雖不遇商周之君亦必見於世二人沒於下邑初安有龍驤虎視青雲之心邪際會高祖而乃奮

則自古英雄固非一軌可議也

李廣

漢文帝歎李廣不逢高祖時萬戶侯不足道及武帝征匈奴廣常在其中而卒不侯以死事固不可知然至今以爲不幸當時亦言其數奇

東方朔

史記載東方朔以所得賜歲易一婦嘗以酒肉污壞其衣一日諫武帝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帝曰願東方朔乃多善言邪蓋謂其平日少正論以今世觀之甚似一

陽狂挾姦道人而班固書稱陛戟宣室殿下抑董偃之淫使天下風俗少有所正又帝嘗垂涕不忍昭平君之子乃復上壽陳王道無偏黨之言何其偉也彼一人爾記錄如此之殊所以仲尼謹嚴於春秋退之鑒前代人誅鬼責之禍不敢易作也

雋不疑

漢宣帝時有人詣闕自稱衛太子長安聚觀者數萬人百官上下莫敢言其是非京兆尹雋不疑以公羊春秋拒蒯瞶事叱吏收縛之帝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

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後鞫問果詐伏誅蓋不疑審太子已死知其必僞乃爲詭辭以抗衆議耳然知其僞不必引經誠太子則此義豈可據彼衛君之事夫子之所不爲而宣帝安得坐視係縲其祖而嘉之公羊旣不足法而史盛稱贊其高識豈不誤後世哉

魏武

魏武習飲鴆啖野葛至一尺豈其然哉蓋欲使宣其言於外以陰禦進毒於己者耳惟自知有負於物故也死且千歲後人皆認以爲實其詐誠足以欺人

祖逖劉琨

桓温自喜似劉越石其慕義可知然琨嘗以書推美石勒勒以爲非腐儒所知而謝絕之至勒修祖逖先墓而劉書亨通則逖之與琨相去高下不待見於功名間也温勒以此亦可卜其優劣焉

識輕重

漢高祖微時貪財好色方其爲亭長所得亦幾何及入秦宮天下財色之都會也而府庫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所謂識輕重宜卒有天下也

言過

聖賢之言過於厚可論也小人之言過於薄不足論也
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
又曰有殺身以成仁至比于諫而死曰商有三仁焉古
之蹈仁而死者多矣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
舜禹又有天子薦一之所廢必若桀紂孟子視三代
以前之言也後世不若舜禹而興不至桀紂而亡者可
勝數耶又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者未
之有也秦梁之不仁得天下矣如曰非心服而不可久

則得國亦由此矣故曰聖賢之言過於厚所以扶教也
夫作善宜得福而反及禍謂之不幸作惡宜得禍而反
獲福謂之幸幸不幸聖賢不言而言其常者唯義所在
耳

豪傑

或問孟子言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又伯夷太公避紂居海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固豪傑之
鉅者猶待文王何謂無文王而可興邪曰且謂孔子豪

松窗自語
傑非歟所謂興於德也當世仰之後世法之特立傑出
唯道之在不羣於衆人是也孔子固興矣若所謂興於
事業者得百里之地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然又有
以人爲主者此非孟子所謂興也方是時伯夷太公四
海視之以出處去就如父母故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
焉往雖使無文王不居位可也其德之不興當世之不
仰後世之不法沒齒無聞老死於衆庶之間不可也豈
與夫碌碌因人成事依日月之末光而後顯遭亂世爲
姦雄值龍且爲才士與時明晦高下者可謂豪傑之士

哉

不已

伍子胥以忠死遺言挂目於東門而忠不已蘇秦以智
死至車裂以求賊而智不已范滂以名死其母謂與李
杜齊名無所恨而名不已項羽以雄死顧呂馬童以乞
其頭而雄不已四子者如知其可已豈世網所可嬰乎

蔡丘

五霸威公爲盛蔡丘之會尤顯著而五命之辭略無寅
奉天子尊獎王室之意自夷齊扶去其後曹孟德司馬

仲達輩無所忌憚矣威公者介於其間歟宜乎孟子屢薄之

創業守成

唐太宗論創業守成熟難當時羣臣所執各偏或謂創業難或謂守成難獨太宗以爲俱難此有以見羣臣之誠慮不逮文皇遠矣

無事

天下莫難得於無事而鮮知無事之可樂莫甚危於立奇功而多幸奇功之可成一身無事雖有藥石無所用

之之謂安天下無事雖有聖智無所施之之謂平及乎萬全良劑之設智名勇功之著其去危亡亦幾何矣故善治身治天下者常消息禍亂於未萌不求赫赫有所建也然如漢文帝之末包垢藏患終釀七國之則非也若唐太宗之治至羣臣無可諫之事其庶幾乎

圖難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張子房之所得也司馬子長識之以著於傳序後世欲以強力解紛糾者可不知此所謂終無唯者得其理也故之從容笑談而已如鼂錯

曷足以知之

治亂

君子在上小人在下而為治反是而為亂世莫不知而治常少者以責君子之備待小人以恕也責以備則不以為君子待以恕則不罪其小人二者交混而順己者親故天子屢勝而處上而天下見治之稀闕也

兵難

漢高祖困於平城唐太宗屈於安市樂毅不能終燕廉頗短於用楚諸葛孔明亦有街亭違命之責則兵者雖

聰明智略有所不能盡知也誓師之日士卒坐者淚霑襟化寢者涕交頤無餘命無餘財背水焚舟陷之死地其為凶器可知矣故光武閉玉關謝馬武欲三十年不言此深知兵者也巡曰老將不言兵 僧多話佛最為有理彼趙括陸機房琯之徒曷足以知此其破亡亦不旋踵誠有不得已則若范蠡之審慎馬服君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安邊本不生事者然後可以付斯任

名節

光武為天子畏慎如白衣時奉法之吏得行其職董令

強項終不肖謝車駕至上東門屈於闞吏自是名節始立矣流至於李范之禍悲夫

漢武

漢武親狎賣珠兒以成其姑之醜而復匈奴嫚呂后之言引齊襄以爲喻豈愧於禮義廉恥間哉特其資雄武好兵而已

唐太宗

漢高祖固英主治天下總正大綱罵詈不已儒者附合於聖賢唐文皇規求仁義而吹毛求疵不肖休此誠

不可曉觀文皇不得已者亦豈高祖所不爲哉

映山紅

白鶴寺前溪頭立有折映山紅花過者謂人曰山中見此甚佳若置之軒窗几視間乃不然因言村人喜著深色衣以其山頭林下田塍水際易爲標置且久苦於布素故耳至於輕成淡染約略之色卽大不愛於味亦然久厭飯糗茹草則思膏炙飴糖至於八珍則不能易皆未嘗知天下之色味也若夫厭天下之色飫天下之味乃能究天下之色味然目盲口爽亦自此矣

諸葛事

高臥南陽三顧乃出一也居草廬中已定天下三分之策二也娶董阿承面黑髮黃之醜女三也七擒七縱孟獲四也參佐論事至有十相違覆者五也開國託孤出將入相六也馬謖違節度軍敗自貶三等七也連弩流馬木牛八陣圖之制八也宣王嘗與公書曰黃公衡起坐談足下不容口孫權之盟曰諸葛丞相德威遠著信動陰陽誠感天地敵國之譽九也提寡弱之衆深入屯田成久駐之基百姓安堵十也爲身後營陣以退敵十

一也節制之師皆有實宣王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十二也訃問至蜀士大夫爭欲赴哭敵庭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十三也李嚴廖立被罪廢黜聞公之喪歎泣有至殞者十四也道德忠順明叡篤誠足爲百世師羽扇綸巾風流醞藉又見天人之表十五也人有一焉足以垂令名耀後世號爲間出而雍容兼之綽有餘裕是欽之慕之獨高公於古人列其行事之顯著者以爲表則時得遐慨一景仰焉嗚呼盛哉

四象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學者往往不能定
蓋元亨利貞也太極爲形之始生兩儀卽天地也天尊
地卑則乾坤之德可見元亨利貞象在其中矣以用言
之德也以體言之象也四象復生八卦而乾坤在其中
猶有子而知其父也待四象而成德故亦言生元亨利
貞唯乾坤能備至他卦則異矣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
長由是而老由是而死在道爲仁義禮智在時爲春夏
秋冬在物爲金木水火其數則一二三四散於萬殊未
始離此四者合乎全體則元亨利貞足以統而盡之

仙家

世說有誤到仙家者時不頃刻及反鄉間人已死亡世
事改易至於觀碁局未云終斧柯已爛覓路還家海變
桑田人間所以貴慕神仙者以其快樂無惱長生久視
耳今斯須便過百年朝夕已經千載不知自天地開判
以來終得幾局碁凡過幾旦暮大較不至數歲事亦何
謂壽考邪俚俗相戲罵云願你活一百二十歲則教一
日過了正好相喻可爲大笑

觀魚

諸人臨池觀魚曰以人觀之有以生爲快樂者若魚龍
鴈鴉之類有以生爲殃者若蚯蚓溼生蠢動之屬是也
或曰不然各有所得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
之則悲曰人生五指甚快偶生六指斷之則悲矣然豈
如五指之便邪坐皆笑

似是

少正卯學醜而博順非而澤未必直爲惡人孔子不旋
踵而誅之由其似是而非足以移奪人意其潛心其害
道有不可勝言者故孟子之於楊墨亦屢作色焉若夫

善惡如白黑則曰紂之惡不如是之甚復何假用力而
盡言

虛船

虛船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一人在其上三呼之不
聞則必惡聲隨之不怒以虛而怒以實也莊子欲人之
遊世虛已猶虛船此學者以爲至論曰夫三呼不聞彼
必甘寢休息不謹不虞而任其船者也今山野之肆意
直行動觸忌諱而忤於物或責之則曰我本無心是猶
甘寢休息而任其船則不得惡聲者鮮矣故學無心者

又必知其所以無心則與聖賢同若以爲木石則未知其可也

問死

或問死有知乎有罪福乎無罪福乎聽其所之乎將有所使之乎抑亦不可度乎曰舉有之亦無之

積散

鄙情聚錢千萬積之之爲樂也子超一日散親舊俱盡散之之爲樂也二者皆有自得處然斂時不無傷廉施時豈免泛濫則二者皆有所失欲其無得失則亦無甚可

樂澹然處中未嘗斲而藏豪而與了無容心如二子居之其意必古闕者理之得也

死而不亡

處死生之際若高允詞義慷慨王景文終慕斂子徐有功以扇障面蜀李氏結髮安綏皆雍容閑暇而不迫切苦韓信之自壯嚴顏之有守楊素之自直李靖之義激段秀實之忠烈皆情理分明毅然剛決而無所屈雖至於不幸亦必不冥滅矣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自負

士之自負殆是不幸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吾執御矣太宰知其聖而多能則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皆為謙下遜避之辭及康之暴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吾其為東周三年有成皆自大之意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時捨我其誰又以承三聖者盡為不知者言也三鄉陽獄中書甚美而太史公謂之不遜夫陷於囹圄之中則不知又甚矣此救命之言顧何暇於揖遜哉曰士之自負殆是不幸

形比

慳酷之客至而奴婢惡之恐主人之視傲也寬慈者來則喜欲其知有此而似之也非臧獲所見淺大抵人情多無定體形之則鮮有不動其心者俗傳云范志看時人摧殘不如死却見擔柴人心頭較些子每愛其達蓋人心起於形比間冰結而火然者往往如是故學道之士欲得處寂寞之地而無所激搏其中也

天道

作善必獲福天下皆善人作惡必得禍天下無惡人禍

福相參錯難可稽考然後賢不肖並出而衆寡不同天道恢洪豈淺識之士所可斟量買賣哉

兵法

唐文王所言取天下兵法蓋與孫臏勝上中下駟之法同此最古今之所祕也

笑庸

莊周白比鷓鴣而腐鼠梁相貸粟監河侯不得而怒復以輸轍中之鮒陶淵明不肖折腰爲縣飢來扣人門而拙於言原憲辭粟而甘桑樞甕牖古之賢者若此甚多

辭其易而爲其難大似不情幾何其不見笑於庸人也

負荷

聖人以降能負荷各有重輕而任人者亦不可不知也責之盡則天下無復全人待以約則隨才各爲用儻過其量不勝其任中人上下必見傾覆終與不肖同科可不知哉

待用

士之修飭儲以待用者文與行而已今孝悌敦朴才略力田之類既不在舉苟自鬻之不得所謂行也其可通

微意而示於人者唯文字耳然老生常談天下皆是豈足以動搖當世至於瑰奇俊傑之論又疑其太高士苟不由科程雖欲抱關擊析爲貧而仕亦未易得之及天下多故四顧躊躇而難其人者初不以非常而致之也

孔明

因論諸葛孔明或曰與張子房何如曰子房青雲之士如言欲爲臣盡臣道則孔明也曰子房不盡臣道在甚處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曰主小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當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曰屬之子矣若以

二人論之恐屬之孔明矣曰伊呂何如曰伊呂詩書所載以爲訓也非錯雜行事而言也且又經聖人之手不宜有議曰孔明之過失尙多用兵不能奇何也曰自堯舜皆有謬誤若孔明之失賢聖所有也兵法曰敵則能戰之司馬仲達亦人傑也以七八倍之衆自守而不敢出蜀軍於其胷懷間安堵自若而天下之勢已見矣則魏延請兵之奇不可必者不足道也及其卒仲達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彼其心降固可知矣

勢

輕清而必上重濁而必下則天地不踰勢也寒極而反
溫熱極而反涼則陰陽不踰勢也方者止而圓者行則
形器不踰勢也萬物莫不然百鍊而不損其重從革而
不易其性者唯黃金爲然故爲天下貴孟子曰禹稷顏
回易地則皆然聖賢於是之以之

稱

人莫不有長亦莫不有短截長續短令其相宜斯爲稱
也田開之養生亦欲鞭其後牧馬童子去害馬以喻治
天下老氏云去甚去奢去泰所長聞譽而日增所短固

拒而日蔽斯爲不稱也王沂公家居飲食或誤供具乃
云適欲啖此耳過爲長厚而人不以爲餘事不稱公孫
弘布被脫粟汲黯謂之詐斯可知矣今人但能戒其所
甚短勉而不已則自然令善矣

文王

文王迎太公於渭上立爲師帝王之佐也史云退而與
文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夫周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商使紂一旦改悔其惡復爲賢君天下受賜文
王之心也而云傾商則幸禍天下以爲已利豈文王太

公之謂乎夫既久明遠固莫如書至於書外意則在覽者所自得也

濟世

世之不濟其來久矣堯舜而下數千載其間有三王漢祖總大略革秦苛急民載清靜而已其政治尙多可議者蓋度所可行而行之焉高祖未嘗自強以求其不至也文帝仁而包垢宣帝知民疾苦深究得失斯可稱道光武中興亦復可紀諸葛孔明之於蜀其人也天不假年而大業不展王景略之於秦才智可相亞匹而道德

少愧焉然民於是時皆蘇息唐文皇淳然而興以一世爲己任虛己聽納直跂唐虞遂與三代相繼非復區區偏長雜霸之可擬斯所謂大人造也而明皇亦善厥初周世宗之英預焉以易明之曰既濟亨小夫亨至於小則大固可知此所以言盡濟也雖聖人經綸盡心蓋有不可力致者猶且吉凶與民同患而奉天時况碌碌之士哉又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夫既濟所謂窮者以治極物理如登高不可以有加之窮也天之時聖人之力皆不可必則下民之愁歎屈枉寒飢無慘

何時而可已今夫人聞樂則樂聽哭而悲羨榮而戒禍
感發於目前者泛泛之常情耳至乃居寵祿享富貴日
與其徒比隆角逐唯恐其後亦豈能知山野蒿萊稼穡
之艱難風霜雨暘冒涉之辛苦窮閭陋巷上漏下溼晝
不夜夜不曉與顛顛於錐刀負荷驅迫不得遂其生役
役至死而不能自休者邪使彼親見則不爲之動心者
亦鮮矣傳曰內聽之謂聰內視之爲明凡所謂聰明者
見所不見聞所不聞之謂也有能不聽其哭而遙知其
可悲者庶幾有以濟斯民

服近

美名騰遠邇令人企慕者多矣日夕相親炙到可爲稱
難者甚少故曰服遠易服近難

退之

白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身不痊世遂以退之戒
人服金石言最勤切而晚年躬蹈其害莫不怪歎之蓋
亦默默疑念久無以辨及按退之集長慶三年作太學
博士李千墓誌略不及他事唯說受方士柳賁藥服之
下血死乃引當時目見親與游者歸登李虛中孟簡之

徒七人俱以服食斃臨終痛楚之狀明年退之卒是豈有咫尺之間而宵身試其禍哉古人已沒遭誣毀以白爲黑靡所不至者多矣今偶因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謬使賢者蒙污故三復歎息而書之

伊川云

或言伊川云未有易時天地之間固自己易矣斯言最妙曰此亦淺論也猶小兒見器物未知其名與作何用卽不爲用矣及聞其名知其用則爲用矣不但形之者然至於無百工而用亦在不但書之者然至於無聖

人而易亦在神而明之在乎其人易固自若也

三寶

老氏言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豈沖虛恬澹而已哉絕聖棄智者亦復有此也

孫武

孫武之兵書不過數千言簡盡淵通可以爲萬世法不復有所加損可謂極其能事矣不圖爲兵之至於斯也

宿書

齊王不可以風孟子不冒造朝卒至於去此疑其太易

也其言於崇見王退而已有去志及再不合當接浙而行矣乃復遲留於晝三宿怏怏然回望不已彼遣一介之士則固不能留而宣王亦安肯親往邀之哉此所不曉或曰孟子何處是好處曰皆是好處此其疑也

深戒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如此之類皆言庸人之常情以深戒君人者或以爲孟子之意則然

柳下惠

或曰柳下惠嘗仕矣而孔子稱在逸民之數何也曰柳下惠雖爲魯士師然不得行其道方遭黜之不暇故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賢而不與立也曰孔子可稱逸民乎曰孔子嘗爲委吏則見於會計當爲乘田見於牛羊茁壯爲司寇攝相事見於誅少正卯政化旣行而大國知畏亦略行其道矣故不必謂之逸民若柳下惠遺佚阨窮無以自見袒裼裸裎於其側者油然而順受之而不敢正以禮宜乎孔子置之逸民之內而深悲之也

咎犯

咎犯數諫盡忠其身甚危重耳亦嘗有事不成食肉之言至河上而辭宜矣事君保身之道兩得之而曰要君殊不然也

范雎

秦虎狼之國其君皆雄武而臣亦才健商鞅魏冉白起呂不韋蒙恬李斯之徒既不保令終獨范雎知道聽綱成之言卒辭相位而身名獲全雎其賢乎

范蠡馬援

范蠡馬援老不知休蠡雖去位浩然湖海未免千金之役援矍鑠求用卒有壺頭之困嘗云老當益壯豈知天道哉媿蔡澤之言矣

學而

學而時習之所學者道而道不可見散而為事業在學者時時習而行之知其為善有益而非難故悅時者不欲盡拘以漸進之之意而諸家解論語第一句便與人意不合

王沂公

古今之聖賢有見其書而可知者有因人而後知者諸葛孔明道義公忠出將入相開國託孤其治蜀之跡與當時四國之望巍然三代之賢臣不知於伊呂何如也此見其書可知而世之所與乃未盡本朝韓魏公富鄭公功德兼隆超越漢唐之士而受性不同韓公寬大通質於唐無所取於本朝獨曰吾所師仰者沂公一人而已富公明銳精嚴欽慕沂公至死不衰此因二公而後沂公可知矣及尋公之行事博大崇深莫能窺其涯涘蓋上與天地同流焉然天下至今公之道德馨香不

暴白於諸公上摺紳間少能言之是以謹爲之書

嚴延年

昌邑不君霍光廢之而立宣帝伊尹之任也天下莫不以爲然而嚴延年劾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而朝廷欽憚此與夷齊扣武王馬首諫臣不可伐君之事何以異茲可謂特立傑出之士延年固酷吏然使其居漢魏之末肯與諸人碌碌事曹孟德司馬仲達以苟爵祿哉尙想其風凜然也

朱玉經

朱温既貴迎致其母封晉國太夫人因置酒上壽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也母惻然曰汝能至此固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賢哉斯言昔我太祖皇帝嘗問忠獻趙普曰天下何者最大普曰道理最大上深以為然所以定天下垂後世者莫不由之而温以區區詐力徼幸之功欲驕其先君子婦人亦知其可羞也聞其風者篋瓢當有立

有若

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孔子欲以孔子之道事之此

謂其道似也論語檀弓有子之言皆與聖人合故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而諸家解孟子直以謂貌似此雖今世凡下之士亦不至是而謂游夏子張如此之隔

知人

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人固是如此可以知者然以此而不能知者亦甚多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斯為審矣雖不試以莊子之九證亦可得其大要

方喜

方喜其人或以無所損方怒其人或以善言譽之則無所益然而喜則詆可中怒息則譽可與天下全德固不可得而見中人上下汨溺於是非口舌之間幸與不幸可勝太息哉

梁秦

梁武帝慈儉不以富有區字以奉其身雖堯舜不能加也才藝亦復絕人惜乎不知治道而蔽於佛其亡與凶德同原其心所謂苟志於仁無惡者也嘗竊悲之秦始

皇強暴毒痛海內以極其欲雖桀紂無以過而威略足以馭羣材定霸業故亦足以興而隨以亡而人心至今不與

三教

或問儒老釋優劣曰孔子大矣明人倫存其妙而兼得之者故俯仰無所愧怍二者廢人倫而事其妙者也移之治世則敗矣中庸曰賢者過之釋老有焉

實德

三國至於江左其君臣以英傑之略或效忠勤各收一

時之功致顯榮則具載史冊而實德及斯民者何甚少
唯諸葛孔明之於蜀王景略之於秦其詳可見而治道
之無所愧於天地間若曹孟德之徒鞭撻宇內寧負
人以取天下列于尊位以垂其已畢矣

私

人皆有公道通天下日夜相與言者是也亦莫不有私
孰敢出以相示而可見恕於人者不易得矣大哉私
之爲害乎所以亂天下而勞古今之治理者也無私
人也而可恕賢者之徒也有而不可恕小人哉

遂忘

儒生之未達也莫不以爲書可法象仁義在必行
古人丁寧垂戒之明悼當世之往往易畔及一旦有
情不分者鮮矣尊官厚祿以醉其心日既遠而遂忘乃
曰彼以彼而此以此方其彼又烏知其爲此也曰天
下所以每不濟而欲責斯民之從化難矣哉真儒則不
然也

詩曰

凡詩言之有眼者蓋不滯於題詩外有所見大抵謂道

也豈特風花雪月區區以自蔽哉丁巳杜子美云甫也
南北人羣爲詩酒汚則此老豈復爲聲韻孟藻所累哉
故爲自古詩人之冠

通鑒

魏武取天下於盜賊不取於漢通鑒之誤也譬田園之
主幼弱爲強力者侵奪其家老能辨理而盡復之遂治
爲己有可乎謂無功則不可也謂非主人之有又大不
可也彼是時方挾天子而令諸侯動以朝廷爲辭是立
主人之名而復天下也不以漢氏其誰從之酬其功既

已極人臣矣方孫權勸操稱尊號乃曰是子欲踞吾爐
火上邪固自知之矣

侍寮

王申歲樂清元日賀令至客次者二十一人爐火盛熱
爐本至一邊盡寮客環視莫令止之直舍吏至始撲滅
僕常好犯衆然亦方觀其理徐笑謂隣坐曰一二客在
豈至此乎今不救之罪分於衆而難責則皆莫之顧况
橫身犯衆爲人肩利害事邪諺所謂龍多乃旱是也因
言京師役徒鼻重物度其人已多不能舉則復滅之乃

舉蓋叔則相恃寡則盡力也苻堅以叔敗光武以寡勝亦由此李光弼破史思田於河陽郝廷玉請騎五百與之三百論惟正請騎三百與之二百皆欲不滿其意而張其氣勢使不敢怠所以成功孫武曰用衆如用寡韓信曰多多益辨此又其妙

燕雲

燕雲九州衣冠結束至今似唐時餘事不變者亦衆如博之檮蒲雙六皆是也中國凡幾易矣老氏所惡聖智蓋謂是耳然老氏所謂安其俗樂其業什伯之器不用也

因革

可則因否則革權時之宜也秦政雖惡漢有因之者若叔孫通之制禮蕭何之法是也唐政固美而有虞革之者如用十六相去四凶是也凡所以損益皆務致於當道而已後世則不然因之乃不問其非革之則并遺其是前人失之東後必西前者尙白後必黑矯枉過正不

得中則一也烏在其能濟乎

識辨

十事可以辨二三者愚人也辨四五者庸人也得六七者可與議者也七八者可以任者也八九者稍卓異也十全者上智也然所遇亦有難易惑於近似猶度幾耳至以白爲黑以東爲西則難與言也

枉尺

陳代以枉尺直尋問孟子孟子言其不可至引王良與嬖奚乘甚辨然孔子欲赴公山佛肸之召至見南子曰

否者天厭又曰涅而不緇磨而不磷孟子亦以好色好貨誘齊王皆小枉也特不敢以此訓人者謂其從權也夫從權者道行乃見而初不免受污故難以語人自古小枉而大直者豈勝計哉

以人望人

求君子而君子不可得遠小人而小人莫能去然則如之何古人有言曰以道望人難以人望人易則二者常可處矣至於治天下未離此道

主盟

世無伯樂天下無良馬世無孔子韓愈不得在弟子之列此賢者騏驎之所不幸也賴韓子之文足以傳世所以至今有韓子不然古今豪俊不見主盟紛紛名滅而逝者何其多也方其隱丘園臥巖壑歌者繁而永矢當天下多務之秋人主宵旰有才難之歎彼欲獻而無階進此欲求而不可得則其間主斯道者安能不任其責也

漢高祖

漢高祖天資明悟絕人而無學以自發明得三傑陳平

陸賈輩左右開導然後克濟大業每諸人獻替雖在倉卒間莫不與己意相符合至論蕭何功未有能明之者獨高祖以謂在曹參上而無以難伏眾口鄂于秋大言遂取封侯以能明己之心爾庄心知其然而詞不足以自達者不學之過也高祖之謂歟

韓信

南昌亭長食韓信其後婦厭之而不終惠及信貴報漂母之德乃召亭長以百錢辱之此非長者不待鍾離昧之言也君子不竭人之歡蓋有報一飯之恩者苟不能

卽已又何爲此隘會不如蘇季子之待其從者之恕也

賈詡

魏志稱賈詡天下言智計者歸之詡初爲董卓掾後依卓婿牛輔皆非善計及卓就誅天地清明百姓相賀漢室再安矣詡於此時不能轉以爲福復說李摧郭汜入長安迄至天下大亂鼎祚遷移實詡之力一言之禍自古未有後雖効能於曹公是亦賊主公而事他人焚其屋而致瓶水之勤何足道哉傳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若詡者夷三族不足以謝天下後世至其爲

太尉宜乎見笑於孫權也

李林甫

李林甫狡獪智數足以禦天下亂亦足以成天下禍方安祿山擁精銳數十萬窾據燕薊形勝之地楊國忠挾貴妃諸姨之寵皆足以自逞然逡巡畏憚林甫而莫敢有誰何之心者唯自揣其才能不及故也然至於上下聳聳陰姦邪謀潛結而不覺禍垂發而身已死幸矣天下之事真不可專以力屈必有以懷服其心然後乃可長久邪

柳宗元

柳宗元作河間傳足以諷一而勸百其言淫污之甚吁可怪也豈夫子自道乎黔驢永鼠輕薄子常藉以罵曰技止此爾則其言豈有益哉察其悍傑之資徒不碌碌爾固不稟中和矣嗚呼渾渾灑灑之書陵夷乃至於此邪

論命

士大夫喜論命亦是一蔽或有負其才質而未遇時有資本淺陋而忽致爵位皆非所期故歸之於命殊不知天下自然之勢有不可必者故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可與智者言或曰不求福欲慎其災是又大不情彼季咸知人禍福死生望之而走不願聞災可知矣况術之精者千無一求於千而遇一不亦惑哉豈天憫賢窮而惠以斯抑將解化奔競之徒耶不然何以哉

寶誌

梁武帝時僧寶誌妖異人也造作讖語以惑後人至亂者甚眾若長沙李納以十八子之言尊李決雅遂反及王僧辯破平所害生靈不可紀不知此老平生化愚頑

作福利償得過否老氏曰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

妄

世既足妄矣死而爲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習常不斷妄逸妄勞妄喜妄悲見聞臭味有觸即使而無非妄反求所以受之者則寂然無可得自人而達之可以得道况恍惚幽昧罔罔之中顛倒沈迷豈復覺寤方其妄求而世亦妄與具酒餽列明器鑿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其出於誠亦無以復加是以誠塞妄也渴者妄指以梅林而渴乃止是以

妄塞誠也妄發於誠誠合於妄則誠也妄也於此可有得至夜半前席所以然之狀未嘗著明也

大江

魏文帝征吳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兮未可圖也後又見其波浪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及陳政荒怠隋文帝曰豈可限一衣帶水爲民父母而不拯之乎彼長江自若也所以異者繫乎人而已

服餌

富貴人求服餌導引法以逞嗜慾冀長生而服餌多反

誤導引見效遲乃不如羊肉白麩法酒善調之自能壯
健補益人但恨養到處隨手破除了則與常人同正如
錢多人多使了錢少人少使了縱得橫財也使了到底
都則一般此可歎也

染著

凡物之性本體堅淨外物暫著一拂拭便去若性自植
膩一有所染難遽滌蕩至其解除亦不免與本俱傷人
既處世間名利是非聲色之中豈能都相忘唯涅而不
緇磨而不磷者以其質之不同耳學而至者有之矣

文欲有補

孔子之文可謂有補矣猶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倘恐其文之無益至他人可知
矣然自晉宋以來尤病而詩賦歌詠為甚僕近代人作
臨江太守生日詩末云道路盡歌賢太守祈頌萬人同
一口只應憫及黃衣兒亦使銜環致君壽諷守事雖多
而此邦以黃雀遺權要殺害之眾所獨也中人以上聞
之當少戒焉詩成送所代代云聞守有不嗜鮓者臨去
此雀以萬數飛翔送之

史誤

作史之權至重而古今不免多誤寇萊公之父湘登第於晉之開運中為狀元嘗得其小錄綾紙吏部印宰相桑維翰和凝及竇正固等與本部官書名押同第十二人李若愚在其中若愚三代與五代史較之官秩名諱殊差互小錄無緣傳也傳者史而已蓋遺其是而傳其非也今歲淮西之役方在山陽最為聲跡相近每有軍中曾經戰陣通曉於事來者未嘗不詢之所言皆不同以至是非反復十餘說莫之能定後直以已意約而斷

之則貽厥將來者果如何所以高世之上修其在我而不以世之毀譽介懷云實辛酉歲也

拙速

法曰兵貴拙速未觀巧之久也誠是矣然諸葛孔明與司馬仲達對於渭濱則皆不敢輕動彼正如兩人善弈皆嚴視局勢深自周防莫敢一著求微幸至其終亦無大勝大敗以其智慮不甚相遠不可以多方誤而欺也則拙速無所用之若較其眾寡客主之形則孔明饒仲達不下六七子

詒患

詒患於人談笑容易間不復以正色念其何以堪之也
及已一當之則愁苦歎嗟如不可度少能平得此心多
以不恤為能孟子曰仁者人也以其有已有人之謂今
乃有已而無人則不仁之心曷勝言哉

奇麗

天下事有偶成於一時不足為後世法者不可不知李
勣以奇麗福艾用將是也若崔浩之徒纖在懦弱豈不
失之故以貌取人自古所戒

文必刪

詩書刪定之後始為圓具今人欲下筆皆可傳世難矣
孟子雜以外篇即其論甚駁韓文杜詩更少刪除乃尤
奇至況餘士哉劉伶一頌莫測其人而唐末詩家盈車
可載者多荒類可厭也

鷲鳥

常見鷲鳥少而凡鳥多以鷲之害物天不使之蕃滋及
來山居細觀之又不然鷲所獲一二便可飽終日乃至
有暖足而放不襲其方之義而凡鳥欺鷲敗卵逐蛾啄

蠹所殘不可紀而常有飢色則豈復有蒙其義者

立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立生爾戴天履地而處中
應三才垂五臟所以靈於萬類能造神明以其稟受然
也分於禽獸亦幾何而性識如是之相遠苟墮縱而不
自提挈則豈不幾入於彼其可忽邪人之行必徇右斯
又天道之自然智者因有所悟世皆申之而鮮知之者
也

所蘊

心之精微唯温伯雪見而知之齊宣王使人問孟子謂
何以異於人關中人爭看曹孟德孟德亦言無四目兩
口自其外視之則烏足以知人自其中之所蘊則有同
舍連席歷年相親而不能吐出一詞者故人之情不相
類欲布其妙意而求合亦難乎有濟矣

迷著

物寢相著皆可迷人非但聲色安佚飲食之間也浮屠
氏不三宿桑下纔境熟便生畱戀故深以為戒世之人
各蔽所愛交互相笑殆未可也亦各慎所愛而已

孔奴

魯褒著錢神論譏也後世遂多以為然鄙者至以兄稱之殊可令人羞若事錢如事兄其於父子兄弟君臣朋友間幾何其不相戕賊矣稽其為用直人役爾不問險艱污穢清濁是非轉化姦回善如人意蓋奴僕之超絕者也古人以不言為高太多為臭君子不敢喻而天下日夜羣趨之而不止若復彰以兄名其害將不勝言矣如曰孔奴於理為當雖未遽革貪夫之心庶幾先以正其名

細民

天下之細民豈皆不知道而甘心俛首役役於錙銖之間其驅迫於寒暑飢渴之害蓋有所不暇顧因循有至於惡不可勝言者哀哉縱使質雖殊而中人以上狃於見聞習氣安得不與之俱化由是累世不能易業者固無可怪常見閭里間有衣食粗給即焚香誦經知有所欽仰每嗟歎其性善所同而搏激偶異爾上之人能富而教之其誰之不良邪處富貴優游乃或不知則重可惜也夫

累詣

人有累詣而不見者初不以爲倦而有悔且曰彼未知將何爲也天下紛紛者固多矣安知其中果不相契邪及其話言之款接文字之既通邈然而莫我知也則遂與胡越而不辭雖異夫古不可屈致者亦夫子區區歷國見所不見之微意也

知言

不得聖人之意欲求聖人之言不知其可也動容周旋中禮俯仰無所愧怍萬世師尊而莫敢企及如周公孔

子亦至矣或以四國流言召公不悅而疑之以公山佛肸之召見南子而疑之自餘賢哲於書傳或一字之牴牾一言之未明便有投杼之興豈可謂篤信好學聞流言而不信其行者論語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人蓋知言之意雖百世之下猶相接也不得其意則終日對談固有所未喻

松窗百說

余昔識李君於鄉里知其爲博學有識君子也別數年復遇之於臨安出所撰松窗百說以見示事多而詞簡議論一出於正如辨文王不傾商政諸葛孔明盡臣道有若似孔子不以貌雋不疑詭辭以抗衆魏武帝宣言以欺人韓退之不服疏黃釋寶誌妖妄仙家不壽考士自負爲不幸皆大有益於風教前輩議論所不及也宋子京作唐史至贊杜牧曰牧論天下兵謂上策莫如先自治賢矣哉牧以一言之當見賢于宋今李君百說皆善又賢于牧一等矣惜乎世未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

月十九日東嘉王十朋書

文至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詣非自處甚固者不能始余以職事造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超然甚樂直自視古人爲無愧也余曰是殆自得而所處甚固者及觀其松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故淡然而自適文不追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辯其論詳使其更閱賢智則必度越諸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紹興丁丑杪冬拙齋葉謙亨父書

季可論王霸大略踔厲百家至於藝文乃餘事從游二

十年未嘗有過失茲予平生所欽服也百說之作易取鷦賦其仁義經綸滄涵之意自當有知者戊寅八日觀重書

士之處世懷卓絕之才王佐之器不幸無位其英略有不能施設恥沒世而無所聞故託言以見志李君季可松窻百說是也大略以採摭經傳爲文據正闢邪爲意去非釋疑一歸諸理余與李君相處談古今治亂人物賢愚故事優劣迨兵家畝藝莫不纖微至當又仰服其行已無所戾歎息贊之而不愧云戊寅驚蟄前五日

環衛宗室居廣書

李季可來見入門下馬標宇軒秀意必有所涵蓄者坐定出松窗百說退而觀之知其積於中者多矣紹興戊寅重午日顛川曾幾書

龍圖閣待制新四川安撫制置使王公劄子

剛中比承一再惠顧并垂示盛文既而伏讀不能釋手淵源辨博頡頏古人欽歎欽歎但僕方去國遠適萬里豈能爲足下軒輊當收名定價於王公大人之門則可矣區區尙埃面致茲得以略

鄉里士陶冶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鉅人之餘風大槩已與天下異松窗乃復傑出其說簡而盡曲而通洞見事情有補於世前賢未之及也大任辱在後進喜而欽之特授工以傳且少慰回首嵩洛之意云紹興戊寅下元日尹大任書

右松窗百說一卷南宋紹興閒永嘉李季可撰極爲王公梅溪所賞以唐杜牧擬之同時諸賢又各題識其後行都尹大任以其有補世教爲之梓行蓋亦一時聞人百家之緒論也然稽之志乘旣不列其名訪

之藏書家均不著於錄以故楮數十餘番沈埋於蠹
簡敗篋中積六百餘年之久卒能不絕於世非其卓
論宏議自足以不朽夫豈一二佔畢之士所能為之
力哉然續其墜緒益衍其傳後之學者固當任其責
也顧以傳抄既久譌誤相承風葉滿庭掃除有待此
在覽者或能諒之所惜出之稍晚未經 四庫全書
採錄俾藏之

天府垂示無窮不無珠遺滄海之慨爾

嘉慶癸亥十一月五日歛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松窗 存疑

其息必古閱者理之得也 二句似有脫、十三頁上二行

范志看時人 范志未詳。十四頁上四行

到可為稱難者甚少 句未明。十九頁上二行

易取鷦賦 句未詳疑有脫誤。跋二頁上一行

壯軒筆記

壯軒筆記

欽定四庫全書

北軒筆記一卷

元陳世隆撰是書前有小傳不知何人所作稱世隆字彥高錢塘人宋末書賈陳思之從孫順帝至正中館嘉興陶氏沒於兵所著詩文皆不傳惟宋詩補遺八卷與此書存於陶氏家今宋詩補遺亦無傳本惟此一卷僅存所論史事爲多如論西伯戡黎力辨委曲回護之說論魯兩生不知禮樂論胡寅譏劉晏之非論秦王廷美生於耿氏之誣論

北軒筆記

周以子謹為三老有違古制皆援據詳明具有特
見至所載僧靜如事則體雜小說未免為例不純
是亦宋以來筆記之積習不獨此書為然然不害
其宏旨也

北軒筆記

北軒筆記

錢塘陳世隆彥高輯

宋臺始建謝瞻為中書侍郎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
遇已重瞻見其賓客輻輳謂曰吾家素以恬退為業
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今勢傾朝野豈
家門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謂宋
公宜賜降黜以保衰祚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
向親舊陳說用為嬉笑以絕其言及宋公即位晦以
佐命功位任益隆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

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
爲家謝贍之於兄弟剽鎮之於叔姪顏延之之於
父子雖品格不同而教戒俱有至理居盛滿者不可
不熟味其言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觀者咸以錢
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却之
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閒只端明不愛錢
邪於是盡其錢創一井亭以便行客只一不愛錢可
竝端明亦可以醒端明要非端明不能有此僕也不

意君實秀才之外復有此一等人

伍子胥進伯嚭伯嚭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
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
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
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
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雖然始
之信之知人固未易也

寧州頻歲飢疫五苓夷強盛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女秀
明達有父風眾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

中糧盡芟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忘輒出兵掩擊破之荀崧都督荊州屯宛杜預引兵圍之崧兵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其救崧又唐崔旰入朝以弟寬為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寬不能制旰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兵凶戰危男子不免為牀下伏奇女奇妾于黃卷中得之吾獨為之一快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項橐十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聞多矣蒲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墨子生五歲而贊馬言幼悟者三子其最乎洎譚新論云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才皆年七十餘乃升為王霸師是皆學行之成於晚者乃知生而穎異者世不常有或遭坎壈而失諸盛年者猶當晚學不可遽自棄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

力門者出之東坡謂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
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文帝爲
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耻從者宋典後來韋帝馬而
笑曰舍長官一貴人汝亦被拘耶克 宋王廐
討王恭敗走卜子華隨沙門曇冰逃匿使提衣襪從
後津吏疑之冰罵華曰奴之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
數十由是得免袁顛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
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
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

策鞭秦背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追者
不疑爲貴人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
乃知可以脫人於難雖倒行而逆施之未必非良計
也

考亭云西伯戡黎看來只不伐紂其他事亦都做了若
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
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如此其說然否曰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
多少誠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紂

北軒筆記
賜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故不道之國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則祖伊之奔告謂何蓋臣子之心有見於興亡之會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慮紂之必亡欲其改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取紂之天下也觀其奔告之詞只稱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紂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只未取漢是一樣然則孔子何私於文王特爲溢美後人何私於孔子曲爲回護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繼文王

爲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視師而曰西伯何來蓋武王將欲伐紂而先戡黎也若然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卽如其所恐武之所以爲武也而考亭於武之伐紂則曰武王於此自是往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紂是以文王之不伐紂反不如武王之伐紂爲直截也失之矣

裝局取物俗語謂之設法受者非惠與者如棄謂之白著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又恐其不顧也則令妓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則又差兵校列柳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吳越州縣賦調積逋郡吏重斂不約戶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捕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去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

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元載王安石忍人哉

問魯兩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用達名分定風俗淳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越

高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時方言禮樂乎則自是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爲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爲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後仁夫所謂必世而後仁也豈三十年後始修仁政哉行仁之久積至一世乃始淪浹爾兩生不達而爲此迂談君子固無取也

樛里子者秦惠王異母弟也歷事武王昭王戰勝攻取號曰智囊顯赫尊重卒以壽終可謂人臣之極矣獨可異者其卜葬渭南章臺之東嘗謂人曰後百歲當

有天子之宮夾吾墓至漢興果建常樂宮于東未央宮于西而武庫正當其墓夫秦自惠文至莊襄越百年而始爲始皇始皇在位又二十七年樛里子之後秦方自王而帝開代以來大一統盛而漢宮之地已嘿定于一丘墓之間盛衰倚伏孰非前定語曰力稱任鄙智稱樛里自非神聖惡能前知若此哉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

北車言
衣裳，墜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令不必廉才而後可用。二三子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和洽此議，極合中道。觀其不就，劉表特從操辟，以伸此議，亦可謂知所事者。

龍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見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煜煜者雄角靡浪平鼻直鬚隱目圓鱗薄尾壯於腹者雌

蝟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褐者雌鵲鷄五色具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蠣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蜒身綠色者雄腰間一遭碧色者雌鼠糞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糞尖者雄圓者雌又右翼掩左翼者雄左掩右者雌鵲翼左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沈者雄浮者雌蚡蛤皮麤口大身小尾麤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鰲魚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沈者雌

史記公孫宏主父偃兩人均起于微老于貧方宏牧豕

海上與偃之困阨燕齊其窮一也六十上書而不稱
旨與晚學縱橫干謁求通不召用其厄同也一旦遇
合魚水交歡恨相見之晚其遭際同也宏外寬內深
陰賊險刻殺主父徙仲舒偃迫齊王懼燕趙其心術
同也乃究其始終一則位終宰相封列侯蒙身後之
顯名而延子孫之富貴一則身死族滅為天下笑使
非汶人孔車則白骨且不收矣天之禍福何同類而
異施如此

裴度隸人王義當度為御史中丞與武元衡議討淮蔡
李師古為淮蔡請不得搖陰遣人刺武元衡于道并
刺度擊首以氈帽厚得不死墜溝義為扞刃而死賊
意度死溝中矣遂舍之度免為文祭義仍厚給其妻
子淮蔡許大功勛皆以為成於裴度李愬而不知無
王義度與元衡同鬼錄矣朝廷論淮蔡功而不及義
裨官小說安可廢乎

天道好生惡殺未有殺人而無報者也人但知英布反
狀漏泄于幸姬之就疑姬與隣人賁赫通將欲捕
赫為赫所告及其敗走江南也又以妻為番君女故

走番爲番陽人所殺不知項羽坑殺千萬人皆布爲首虐故始則假手于項伯殺其妻子終則發難于愛姬戮及其身此天道之不爽者也史稱其爲布衣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竝不聞謂王而復刑蓋初之坐法而竄出于無心乃骨相之成于天者也終以多殺而刑乃孽由己作非天也故不形于相也三人一體之中韓彭之誅大都亦坐妄殺之故後世之將可以鑒矣

建武中郡國羣盜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

光武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擄五八共殺一人除其罪吏雖逗遛避勿問但以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徒其魁帥了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非帝少在民間熟知盜情亦不能爲此法也

王晏外弟阮孝緒知晏必敗不與相見嘗食醬美問知得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王晏背齊主恩勸蕭鸞以

弑所托非
林之誅欲嘗噉粥得乎阮孝緒吐
醬高矣

畢再遇克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再遇累
有功金虜認其旗幟即避之累遷至鎮江都統制掛
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雲有
戰馬號黑大蟲駿快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
其家以鐵絙繫之闌中適遇岳祠迎神聞金鼓聲意
爲赴敵于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
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

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
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異類之不若能無愧
乎

伯陽生李樹下遂指李爲姓馬援本趙奢後奢能馭馬
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爲姓胡廣本姓周以端午日生
不舉用葫蘆盛之棄水爲吳姓者所得及長託胡爲
姓陸羽有人得之水濱及長筮得鴻漸于陸因以陸
爲姓車千秋齊田氏族也年老乘小車出入省中人
謂車丞相子孫因以爲氏席豫本姓籍避項羽名改

姓爲席東哲本疎廣後因避難去正爲東棗據以避
仇改姓爲棘代醉篇中尚有姓原之可考者茲僅錄
其所見

趙奢以田部吏爲將破秦關與之下卽其去邯鄲三十
里而軍堅畱二十八日不行以懈秦師武安君智者
豈其料不及此及二日一夜卷甲而趨關與亦已疲
矣秦人悉甲而至未之或懈也危矣哉止爭先據北
山上因以取勝固倏忽之奇乎前此堅畱一舍二日
而數百里趨利其不至蹶上將也幸矣他日與田單

論兵而以正兵用眾詘單之奇兵用寡是乎非乎奢
以全趙爲關與之一戰單以敗齊完七十餘城如反
掌吾未見安平之果在馬服下也

宜城驛有楚昭王廟喬木萬株多不知其名歷代不敢
翦伐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廟後山城卽王居也其
地獨高廣圍八九十畝號殿城其磚可爲書硯驛前
有井亦云起昭王時每著靈異人莫敢汲豈以雲不
移禱河非獲罪而能於赫至今邪袁有萍鄉卽王昔
時得萍實處

蘇仙公躡升雲而去後有白鶴立郡城北樓以爪攫樓板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公彈我何爲又丁令威仙去後亦化鶴來歸集遼東華表柱上語亦相同又唐玄宗時蜀道士徐佐卿化鶴被箭帝幸蜀見壁閒箭問其弟子曰此吾師所畱侯箭主至還之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誠以恩結之彼必爲朝廷盡死玄宗悅用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邊節度使盡胡人精兵咸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傾覆京室嗚呼茲相固寵一言可以亡國將相中外

之關可不慎歟
南陽僧靜如得一古硯置案頭把玩閒忽堂下一甲士
長三四寸升階依案宣言曰吾君欲觀漁於端溪僧
其避之隨有漁人六七輩長如甲士撒網於硯池一
將軍長五寸許與左右三十餘升硯指揮頃時網起
獲魚數頭遽命厨人促膳將軍指僧謂左右曰此亦
可烹以益魚席靜如怒而大喝卽滅無有俄有甲士
擁之以去倏忽入一宮見前將軍坐而怒曰何物大
膽乃敢驚余其置之死於時宮中火起僧因得逸聞

有謂之者曰助汝金以快爾心又曰爾胡不爲宋郊
僧夢覺身臥堂下土穴旁於是命徒持鋤開穴得一
蟻冢思助金鋤也又感郊渡蟻事遂掩而不毀焉
趙隣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
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宅
以生其僕趙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給之勞苦
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面至京
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於李翰林碩揚侍郎微之
發聲大哭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交不能

七車言
恤其孤不遠汝遠矣卽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
皆有歸延嗣乃去祖徠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嘗
讀李善王成傳救主孤于患難之中皆古來奇男子
而延嗣拮据贍養隣幾三女且不敢一面及長而走
京師訪主故交謀適良士何其從容有爲若此乃知
成仁取義必皆無所爲而爲者彼延嗣亦何知天下
後世咸高其行誼邪

魏文帝旣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君
子於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矣唐莊宗入梁喜不自
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
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呼二
君何足道哉劉先主之得蜀也於涪置酒大會謂龐
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
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昔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
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統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
故位先主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先
主大笑宴樂如初先主襲奪璋土權以濟業昔人譬
之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醉中失辭如此季漢之

不能恢復舊物其器亦有所未優乎而吾于亞子輩
何議

善謀者如弈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翁張從之
翁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
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羽已得關中而更棄
之則韓生以為沐猴而冠故曰凡與人鬪不扼其吭
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荊州
以爭天下而曰跨有荊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
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

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也

又據荆不得而定都

上層置

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渭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
者關中寧可保哉關中既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
不王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悸膽
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為而伊嬰泣弟
諸葛也分香賣履有求為黔首不得之念知不
足腥健也操實蹙死於漢中而
公如龍視操如鬼之論信矣雖然亦不都荊州之失

也

唐劉晏領度支死之日籍錄其家惟雜書二乘米麥數斛而已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為先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百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實而復振晏有勞焉是幹國之臣也特以功名自遇日隆故娼嫉之人如常意之至其誅死則因昔勘元載鞠獄伏誅而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銜私恨為載報讎遂誣搆以死而天下冤之使晏不勘事雖理財

固不死也勘載事即不理財固亦死也胡致堂乃謂晏以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為害若天道報惡者然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為務而徒以不言利為高則國亦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亂乃不論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天下無兵也刑以詰奸乃不論出於哀矜出於苛刻而徒曰皋陶之無後為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為陰陽者是使天下無刑也而可乎龍逢比干之死亦未必言利背義之為害甚矣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為

訓也

禮有謚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制謚不如名著舜者准也禹者補也湯者壞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兼文武者哉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在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唐代宗時

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謚號踰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倬謂廟陵玉冊皆已刊成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謚號益衍而廣皆準唐為例非古制也

後漢趙岐字邠卿初名嘉少負節概妻馬氏外戚家馬

融兒女也岐鄙融不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見憚年三十以重疾臥蓐七年嘗教兒子曰丈夫生世退無箕山之操進無伊呂之勳天不與我復何言哉我死可立一圓石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愈京兆尹延篤引爲功曹與京兆尹唐珣以怨謗有郅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匿跡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上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密問曰子似非賣餅者倘有重怨或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也閤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其名

具以實告嵩卽迎歸白母曰出門得一死友上之極歎日匿之複壁中數年嘗作扈屯歌二十後諸唐死滅得赦拜并州刺史復罹黨錮獻議郎興平中自乘牛車往說劉表令將兵衛孫嵩亦寓表所不爲禮岐力薦爲青州刺史爲司空舉岐自代乃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自爲主其雅志如此著書甚多亦漢末一奇士也予閱宋昭憲太后本傳生邕王光濟早死次太祖

秦王光美夔王光贊幼亡又燕國陳國二長公主
廷美爲昭憲出無疑矣比廷美被譏太宗謂宰相曰
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
俊而廷美傳言涪陵公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此
又若廷美眞非昭憲出者何也蓋廷美之出於昭憲
路人知之廷美之致禍則昭憲貽之金匱之詔曰汝
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嗟乎太宗不能一日忘情於
太祖能一日忘情於廷美乎反覆廷美始終未嘗有
一顯罪確情如淮南江都之逆戾也初告秦王驕恣

將有陰謀陰謀何謀也王適輩以告驟擢美官矣王
榮輩以交通安置矣比趙普以私怨恨盧多遜不藉
廷美則不中太宗之妬不藉廷美以中太宗之妬則
中多遜不毒趙白懋德明之報多遜弓箭之遺淮海
犀玉之索潘澁銀盃錦綵羊酒之私皆一時廷臣羅
織成之廷美何罪傳又云遣趙懷祿私其同母弟趙
廷俊夫廷俊果耿氏出天下不聞何必太宗噍噍
然鳴之於大臣大臣噍噍然鳴之于羣臣又孰敢謂
廷美昭憲出也况彼時宰相普也普言亦何可信乎

且太祖下滁宣祖尚無恙未幾而帝以太祖之仁孝
忍使其父有壯子之勝妾改適他人者夫既已適他
人矣已爲失節之婦而陳國夫人之號又孰崇之蓋
太宗一時爲塗面之言以遮飾謀殺廷美之故當時
諱之史臣難之故其紀錯亂而矛盾使後世疑之
辨之則太宗之殘忍趙普之險惡廷美之冤憤昭
如日月之行天萬世不能掩也
世傳漢高溺戚姬之寵遂欲奪嫡然否曰此自有裕
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見惠帝懦弱不足以

業而已與呂后在

斷高恐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

強功臣又皆在列一旦身死而太子不能爲駕馭特
以如意類已故意屬之此帝之本情也卒以四皓羽
翼太子不廢謂人心所屬恐易之而又失天下心也
使帝果惑於戚姬之寵而不顧失天下之心則亦何
有於四皓且帝之殺韓信卽其屬意趙王之心也以
爲信在而太子庸弱天下事尚未可知故寧殺信而
不惜使大武如帝信未必誅今以屬意趙王爲
真惑於戚姬是亦謂信之誅爲反也而果帝之本

又曰若是則周昌何為強諫張良何以為之羽翼
長理之正又况開國之君尤當為後世法
 只說個正理良亦只了得呂后之託彼惠帝之
 無子先死呂后之後死文帝之承統一以衍漢祚之
 長皆天意非人謀也若后先死而惠帝獨在必不能
 自立以喪天下則昌之諫良之羽翼是亦殷太史之
 爭立紂使商不祀忽諸而已或又曰太子易則強悍
 之呂后不肖但已趙王亦未能安家難且作而其禍
 方長故不如據正理以聽良之意或如此要之

皆出於不得已不可為萬全之謀也

七雄之末諸善戰者吳起以法孫臏以智田單以巧白
 起廉頗李牧以勇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公子特以卑
 下士差勝孟嘗平原春申三君不知善為兵者固
 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素未甚強而田單之
 所摧則騎劫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
 攻諸侯宐無不糜碎者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
 之卒馘趙人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
 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嗷喑懦將之所教而

已如重刊
惆脅不振之餘也縱歸二萬人而獨留八萬人以戰
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其心而振其氣偏師
直入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瑕轉
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攻魏其志
已無魏矣乃八國之師大破秦軍於河
外走蒙驁乘勝逐之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
以爲強專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
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惟有飲酒近婦
女以速其死耳蓋不欲以身爲秦國虜也或曰公子

之善用兵獨其客善之不知客善兵而惟公子用之
是亦淮陰之善將兵而高帝之能善將將也孰謂公
子不善用兵哉

張奐字然明北州人豪一任職卽以二百人招合東羌
破南匈奴七千之眾已稱奇功羌豪酋長感德贈遺
金鑿馬匹甚多乃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
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羌性
最貪人人竦服梁冀被誅奐以冀故吏免官禁錮賴
皇甫規力薦得復後竇武陳蕃謀誅宦官事世曹節

等矯制詔與圍陳蕃殺之以功封侯與初不知本謀後知爲節所賣痛自悔恨封還侯印乘災應上疏力申陳寶之冤復爲節等所疾結司隸校尉段熲將害之與憂懼奏記于段辭極哀懇段雖剛猛省書憐之既免于難時禁錮者多不能遜避俱至死徙與獨閉門不出鞫徒著書竟以壽終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命從薄葬諸子從之二子長芝字伯英次景字文舒竝善草書論曰士君子處世豈能遭際皆良所

貴明哲善處而善處之道不過無欲謙退爲主蓋公能服人讓能遠害持身之善物也然明辭羌金還侯印兩事可稱無欲功當封侯阻于宦豎而賜錢除郎竝皆不受可稱謙退至奏記段熲不獨文詞古婉可追樂毅之書而曲意趨承深得明哲保身之道至於著書立言一門詞翰又其餘事種種皆可師法不當於將臣中論也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

以手取視之且與馭會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
風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
因出外舍人問汝有此疾幾何時婢曰不然我曾伏
侍柳郎君豈肯伏侍買絹牙郎也蓋柳宅家法清高
不為塵垢卑賤故婢化之如此今士大夫妻有此識
者少矣柳婢妾亦知雅俗陶穀妾淺斟低唱與雪水
烹茶趣味自別誰謂習俗不能移人乎
郭景純璞少好經術博學高才而其天文卜筮之術則
受于郭公青囊書晉懷之際郭嘗筮之投策歎曰黔

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遂避居河東
將軍趙固乘馬死郭令三十人從三十里外廟社
中取一物似猴者置病馬前便虛吸其鼻有頃馬奮
迅而起此物隨不見其術甚神而理不可解又其寓
主人一婢美郭愛之以豆化赤衣人圍其宅主人求
為解竟得婢其他術奇驗甚多嘗著南郊賦帝悅之
召為著作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色干寶嘗賦
之曰此非適性之道郭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惟恐
不盡乃憂為患一是以深安分義不求榮進當王敦

之難從容就死雖桓彝觸廁之忌數若相符而行刑
袴褶之遺久已前定壽亦四十九與管公明同所著
述傳世甚多則非管比

張乖崖詠布衣時與陳希夷交師事之一見請日子當
為貴公卿一生辛苦二年後果及第嘗贈一詩曰征

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

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解後歷仕吳蜀皆符

州忽頭瘡先是屢乞閒不許至是因瘡乞金

遂得旨少嘗與傅霖為交後公出而霖

守宛州傅忽叩門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今將以

去來報子公曰詠亦自知之後一月而卒前居

會留實封文字一卷與僧希白曰候十年後

視至期發函乃公自題畫像也公果以是

神仙之事古未嘗無若鄴侯乖崖輩自是

故能坐照去來脫屣塵界觀其天文示

希白實封十年前定何其視死如歸了

萊公之謫嶺南道出杭州妾倩桃疾作謂公曰妾必

不起幸葬我天竺山下且云相公自愛亦非久居

人世者果老薨于雷州夫萊公不必言此女子亦豈
塵埃中人耶視戀戀世緣者真霄壤矣

方玄德爲平原相時關張爲別部司馬三人寢食必俱
思如一體後來間關患難大抵劉之藉力于二公居
多翼德救主於當陽長阪以二十騎拒操追兵斷橋
瞋目之時真是神將一破劉璋再破張郃俱以少勝
眾所向無前帳中之變乃爲人襲其臥內耳若雲長
之守荊州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以避其鋒司馬懿
看破關之得志孫權必不願遂勸權躡其後權若無

辭婚之積憾應之亦未必如此之速及攻曹仁于樊
操遣于禁救之禁降矣又殺其將龐德逮操再遣徐
晃救仁關不設防身及妻子竝爲權所害後龐德子
會隨鍾鄧伐蜀盡滅關氏之家是關死於司馬懿而
關族滅於龐德也豈不惜哉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一豐
己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
臯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置故人馬正卿
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

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
寓居嘉祐寺就寺立宅無邪齋明年遷於合江之行
館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
居成未幾謫瓊州于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爲有司
迫遂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隣天慶觀極湫隘嘗偃
息枕椰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僖四年食芋飲
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靖國
辛巳七月丁亥卒于毘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杭
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

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開南奔北走風波瘴癘之鄉
飢餓勞苦曾不得名一屢託環堵爲終老地其與人
書閒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亦
可謂善處窮矣

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傳者多漢人擬議之辭
後周以于謹爲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於黼扆之
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至親爲袒割謹食畢帝
跪授爵以醕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也蓋古
人之席以東向爲尊賓師祭禮皆正東向之席惟人

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王
立於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面也禮曰
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謂跪者卽坐而膝席耳
今也以人臣倨坐于上而人主跪於其前三代有是
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而情有順古
今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
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况三代所謂國
老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而輔翼人主王之
所謂師保父兄也東京以桓榮爲三老儒者猶或恥

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
取其能行周禮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李靖以勁騎三千由馬邑襲破定襄頡利可汗遁磧北
他日又以萬騎齎二十日糧襲頡利於白道于是斥
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功大而成速開關以來未之有
也又裴行儉爲安撫大使行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
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
秋都支覘知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曰
吾念此樂未嘗忘孰能從四鎮子 心者萬人乃陰

勤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所親
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
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謁遂擒之行儉
破大酋不煩中國折矢用其豪傑進止如戲此亦班
定遠後一人也

隋有樂工萬寶常者善爲音律開皇初命沛國公鄭繹
等定樂爲黃鐘調樂成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
所宜聞後復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聲淫麗而哀
天下不久將盡時方全盛至大業末其言卒驗時王

琴言亦妙達音律煬帝將幸江都其子從戶外彈胡
琵琶作翻調公子曲令言臥室中間之驚起曰變
變急呼其子曰此曲何時興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
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
故曰此曲宮聲也其聲往而不返吾故知之帝
果被弑江都以此觀之二人者師曠季札亦不多讓
乃知吉凶先見亦理數之必然也

北軒筆記

七千餘已

手知不足齋叢書

